

ZERO
零

第三季

小说神马



最会玩

王若虚

尾巴II：不要给他写情书

十问蔡骏

如何谋杀似水年华？

强力
连载ing

敲头记 路内

角落里的武侠 你从未见过

创意

上帝的手指VS爱的折叠式

pk

悬疑

说是什么！

超短

袭！

龙一 为小说技术说上几句话

十二星座小说圣斗士空前大混战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说神马 / Mr. Mok (新创作网) 主编.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496-0415-9

I. ①小… II. ①M…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9289号

小说神马

出品人 / 桂国强
策划人 / 臧建民 于建明
出品 / 新创作网 (www.xczw.net)
主编 / Mr.Mok
执行策划 / 李伟长 钱 涛
责任编辑 / 刘 刚
创意统筹 / 王若虚
文字统筹 / 刘 媛
装帧设计 / 薛濛远
封面设计 / 大 罗 上官砒霜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 720×1000 1/16
字 数 / 175千
印 张 / 10

ISBN 978-7-5496-0415-9
定 价 / 25.00元



003

从**零**开始，爱上阅读。



零言

小说是匹神马

Mr.Mok

小说是什么？

揭开谜底之前，Mr.Mok决定先讲个故事。

当年，他还是个小男孩。一天，他跟随父亲来到一处蛮荒的森林。

父亲说，我们要把森林改造成花园，这里有太多杂草，我们要把它们全都拔掉。

儿子问，什么是杂草。

父亲指了指灌木丛边几株高高耸起的野草，说，不应该出现在花园里的草都是杂草。

父亲说罢，撸起袖管，弯下腰，手伸向那几株野草。

虽然疑惑并没有解除，但儿子还是学着父亲的样子，蹲下小小的身躯，将手伸向其中一株野草。

终于，有一天，父亲有点累了。他停下来，抬起头，猛然发现身边的小男孩已经长成树一样的男人。父亲的目光在儿子身上细心游走。他看见健壮男人才有的优美曲线，训练有素的战士才有的嘴唇和眼神，却看不见他的快乐。

父亲这才意识到，他从未听儿子说过什么，哪怕只字片语。

他叫住了准备继续前行的儿子。

他们就那么席地而坐。儿子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说起了路上发生的一切，带着西伯利亚寒冷的蝴蝶，有着橘子芬芳的蜻蜓，雪夜可疑又温柔的脚步……

儿子尽情地讲述着。太阳落了又升，升了又落。他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结束自己的讲述。

“你并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对除草本身并不感兴趣，是吗？”沉默了许久，父亲问儿子。

儿子点了点头。

“你这么喜欢讲故事，去做一个小说家，将这些故事写下来，会有许多人喜欢的。”就这样，儿子告别了父亲，沿着来时的路走出了森林。

那条路很容易辨识。那是一条没有杂草的路，只有树木、花朵、蝴蝶、蜻蜓。路上熟悉的风景，让他回忆、编织起曾经的故事，美丽、意外、惊奇的故事。



就像所父亲预言的，他渐渐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小说家。

读者、编辑、评论家还有他们的恭维、掌声、窃窃私语整日整夜地围绕着他。

可没过多久，他便厌倦了这一切。他决定去见父亲，在许多年后。

当他再次来到那片森林，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入口了。杂草已经四处蔓延，那条干净整洁的小路消失了。而父亲也已经永远地迷失在森林的深处，和那条小路一起，和当年的花园梦想一起消失了。

他这才意识到，父亲才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编辑、评论家。在自己成长之初，他就身体力行，让他明白生命中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杂草”，不是那些平庸、琐碎、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是“杂草”之外的美丽、意外和惊奇。

儿子懂得，写作就是给荒芜的心灵拔草，小说呈现的就是美丽、意外和惊奇。可现在，他拥有的却是一片荒芜。

“爸爸，你为什么哭了，我以为只有儿子才会哭。”身边的孩子牵了牵他的衣角。

他低下头，细心地打量自己的孩子。

他牵起孩子的手，向荒芜的森林走去。

就这样，儿子成了父亲，继续父亲当年的旅途。

每次有人提问，Mr.Mok都会讲起这个故事，故事不长，但足以让本来期待答案的听众忘记之前的提问。但真的勇士敢于直面犀利的提问。为了给众多提问者一个交代，Mr.Mok策划了“零”第三季《小说神马》。

本季暗黑骑士王若虚携《尾巴II》强势回归，向校园最阴暗处冒险；轻小说作者薛濛远重写英文小说《PM714; Mailbox208; Ching》的中文版，讲述一封陌生男人来信背后的温暖与孤独；治愈系作者刘媛的《爱的折叠式》继续都市童话之旅，演绎用一张纸叠出珠穆朗玛峰的爱情传奇；科幻作者周易将揭穿一颗感冒药引起的惨案背后的秘密，《上帝的手指》究竟指向了谁？真相只有一个！《吴请愿收书记》将吐槽&猎奇&粗糙流进行到底（注意，作者不是吴请愿，是吴清缘）；《独唱团》作者负二则将继续《独唱团》上的上海怪奇事件系列，这次的主题是“艳遇”；美少女季若离则带着《胶囊恋人》一同穿越幻想世界（小心！不要从神马上摔下来==）；本季的“超短群小说”阵容也增加到十二人，由“乱世佳人”甘世佳领衔黄道十二宫宫主，献上各自的短篇小说必杀技！

另外，青年作家路内将主持新栏目“角落里的武侠”。各位看官，请自备翻墙云梯，过墙后蹲守角落，静候墙外的侠客颠覆你的武侠观！最后，更有悬疑殿堂领军人物蔡骏揭秘《谋杀似水年华》背后的惊奇档案，著名作家龙一解读小说创作的密码，真正告诉你们小说是什么，他为小说技术说了一些话。

以上，是本期《小说神马》的全部内容，绝无“杂草”！

以下，是广告时间：

想知道神马是真正的小说吗？请读《小说神马》！

王岩虚	尾巴II: 不要给他写情书 (二)	5
薛濂远	周易上帝的手指	30
PM 7: 14, 208信箱, 青	陌生来信	41
刘耀	爱的折叠式	51
吴清缘	吴靖恩收书记	62
	折纸 都市童话 殊穆朗玛	
	粗糙 吐槽 猎奇	

贞二美人	73
龙一	82
十问蔡骏	124
小说是什么?	150
	156
悬疑名家 谋杀似水年华	
教授公开课 谍战派 技术流	



连载

尾巴 II：不要给他写情书（2）

前情提示

《尾巴II：不要给他写情书》，是《尾巴》系列的第二部。第一部于2009年—2010年在《萌芽》杂志连载，2010年底出版，讲述了1996年到1997年间，上海某所重点中学为了扼杀早恋风潮，学校高层授意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尾随跟踪有早恋嫌疑的学生，代号“尾巴”。《尾巴II》虽然是第二部，却讲述了第一部故事的前一年，即1995—1996年间，“尾巴”小组的姐妹组织“剪刀”的故事。“剪刀”的任务不是跟踪，而是非法私拆学生信件，获取信息。

在上一辑《零·小说病人》连载中（第一季《剪刀手爱德华》、第二季《情人》），剪刀小组成员南蕙被派往初中部，帮助培训初中“剪刀”组织，无意中卷入了当年班主任笑面虎和初二年级校花陈默吟的恩怨纠葛之中。最后查清了陈父入狱、陈的好友阿健意外身亡、初中部女生遭袭这三件事的真相。本次连载则再进一步，关注老师们的秘密，解校园政治之迷惑。

主要人物

南 蕙：高一（3）班班长，学生会干部，“剪刀小组”成员，擅长笔迹鉴定，母亲是机关干部。

滕 逊：化学老师，“剪刀小组”领头人，背后靠山是郑副校长。

邓恺墨：高三政治班班长，老校长的孙子，前任学生会主席，“剪刀小组”名义上的组长。

陈 琛：高一（7）班班长，和南蕙从初中起就是好朋友。

第三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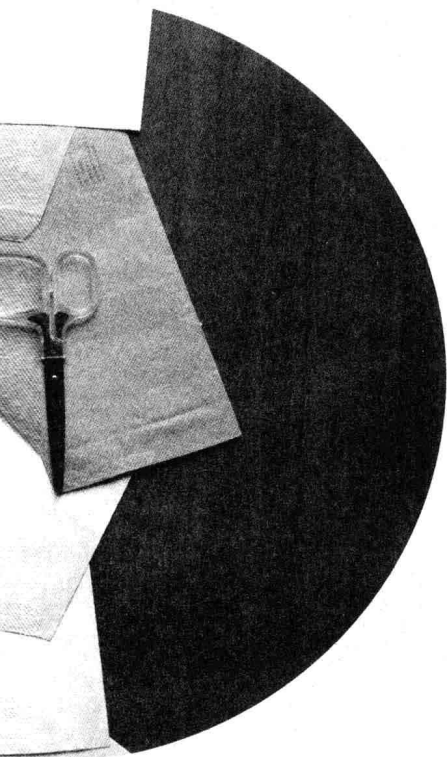
廊桥遗梦

牧马人
王若虚

天蝎座
商学院

暗黑系
马贼
形象好是谣传
中指打字
爱坐地铁和公交

雪茄男



向的学生，还是被各班班主任请去单独谈话。南蕙知道这次买保险的达标率，与班主任奖金挂钩，各个班头都很重视——谈话以后还是坚持不买的人，座位就会被调到很后面。本校属于重点，大部分学生比较爱学习，或者说，“距离黑板越近越好”已经是义务制教育下洗脑出来的惯性思维，哪怕你的近视眼镜跟哈勃望远镜似的，也希望座位越靠前越好。这一招杀手铜使出之后，就没剩下多少人坚持不买这份“可买可不买”的保险了。

至于向报社和电视台反映情况，这种事情比老师打学生要严重一点，比学生杀老师要轻一点，属于不轻不重的灰色地带。学校每年的新年时节都有媒体招待会，专门招待本市各路报刊记者，包个红包，塞点年货，送些礼品，灰色地带自然就被抹杀掉了。

一个能成立秘密小组私查学生信件的学校，还搞不定几家当地媒体？南蕙记得，学校里某个主任的亲弟弟就是一家报社的副主编。让他们去曝光这种事情，用时下最流行的香港电影里的台词说，就是“你有无搞错”！

李晓雅和张明达之间似乎是纯粹的笔友关系，信里没有暧昧的蛛丝马迹，也没有约会的信息，两个人倒是像愤青一样，成天讨论中美关系、日本阪神地震¹、尼采哲学、索马里维和、粮食危机与素食主义……每次南蕙读到两人的信件，都当笑话看。你可以天马行空地谈论世界大事、历史政治，却无法阻止班主任强迫你购买一份五十块的保险，这不是笑话是什么！

她更加无法想象，要是熟读马基亚维利²著作的张明达同学，知道了学校里每人上交的各类费用里，还有一小部分被用于尾巴小组的活动，会是怎样天崩地裂的感受。滕逊就曾经跟她和邓恺墨吹过，说学校对剪刀小组如何重视，经常拨

{一} 强迫购买

“……你们学校也太过分了，买保险本来就是自愿的事情，怎么可以变相地强行要求买呢？不买的人就把班级座位往后调，天哪，你们班主任怎么想得出来这种办法的？那万一买了保险的是个一米九的大个子，没买的人只有一米六，那不是不用看黑板了？……你们可以打电话到报社或者电视台去反映情况啊，还有教育局……”

收件人：高一（7）班 张明达（外号“达明一派”）

寄信人：麓山中学 高一（5）班 李晓雅

邮戳日期：10月27日

剪刀代码：95-10-29-S-21

标签：【暂无】

李晓雅同学想得太天真了。

南蕙嘴角微微一牵，然后不动声色地把这封信放到一边。张明达大概是在上一封信里，跟外校的好友说了学校强令学生购买保险的事情。说是说本着自愿原则，但那些没有购买意

1 日本阪神地震：1995年日本时间1月17日清晨5:45分，发生在日本神户的一场里氏7.3级地震，死亡约6500人，在日本地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直接引起了日本对于地震科学、都市建筑、交通防范的重视。

2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公元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其著作《君主论》被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作为案头书。

款用于研制化胶药水，学生花钱买下的每本教辅书、每件校服上，都有一个铅字或者一根线的钱是用在了剪刀小组。

“他们付钱来让我们监视他们自己。”这就是南蕙的总结陈词。

但事情显然没有她想得那么简单。

查完李晓雅这封来信，她和小唯完成了今天的工作。正在收拾时，滕逊进来了，腋下夹着个小包裹。虽然平时在具体工作上帮不上忙，但中午和傍晚每次收工离开，滕逊都会在场，他要监督剪刀成员们没有把信件或者胶水带离办公室。平时他经常夹着一卷报纸或是杂志之类的，今天却是一个小包裹，细心的南蕙特地多扫了几眼，小包裹和女士皮夹子差不多大小。不管这是什么东西、来路如何，有一点南蕙可以肯定，这不是副校长赏赐给他的，否则这厮定会喜笑颜开，迫不及待地拿出来夸耀一番。

和滕逊打了个招呼后，南蕙和小唯就离开了办公室，回各自教室去了。整理书包时，南蕙才发现电子腕表留在了剪刀组里了。这块表是陈琛初中时送她的生日礼物，她一直很在意。况且，滕逊那种人给她的感觉，喜欢占点小便宜，得赶紧把表找回来。

于是南蕙快速小跑回剪刀组办公室，敲敲门，用的节奏是“自己人”暗号：一下，连续两下，一下，一下，又是连续两下。

滕逊还在，只是他弄出的声响太大了，南蕙站在门外就能听到里面一连串响动：台灯被碰倒的声音——纸张的声音——脚步声——停顿——抽屉拉开的声音——朝门口走来的脚步声——又是停顿——关上抽屉的声音——扶起台灯架的声音——玻璃瓶落在地上碎掉的声音——“哎呀”一声——用脚踢开地上的碎玻璃的声音——走路被什么东西绊到的声音，里面的人又叫了一声“

哎呀操”……

肯定是绊到了那只装着信件的箱子。南蕙判断。

过了几秒钟，门终于打开。滕逊的脸色半红半白，表情狼狈，弓身捂着自己的右膝盖，还要装出很镇静的样子：Nacy啊，什么事？

南蕙心里想，你这种笨蛋是怎么发明出438药水的，嘴上却说：我的手表落在这里了。

滕逊看看办公桌，说你等下，我找找，我找找。

但南蕙已经进了屋子，径直走向那张大桌子，边说我自己来吧。她进来的时候故意没带上门，滕逊顾此失彼，只能先去把门关上，然后才回到桌子边上。南蕙翻起桌子上的文件、纸片、档案袋和其他杂物，眼睛却瞥到滕逊带来的那个包裹，现在完全展开，里面空无一物，想来是已经被放进了抽屉。

奇怪，怎么找不到了……她喃喃自语，然后抬眼问：滕老师您看见了么，一块绿色的电子表。

没……有啊，是不是很贵重？

嗯，外面卖四百多块吧，香港带回来的。

1995年，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七百块，高中老师的工资也差不多。这个价钱让滕逊的眼皮抖了一下——就凭这个，南蕙知道手表在他身上。其实那块表只要二十块钱，陈琛一个学生，买不起那么贵的表。

她假装刚刚看到地上的残渣，呀了一声，说是不是药水掉在地上了？438挥发的速度相对较快，但现在地上的水迹还是看得出来的。滕逊说，哦，刚才不小心碰倒在地上的，明天叫小唯来收拾吧。语气就像小唯不是剪刀成员，而是清洁工打杂的一样。南蕙说还是我来吧，便拿出墙角的扫帚和簸箕清理现场。果不其然，她刚把玻璃碎片清扫完毕，滕逊就在桌

子脚边问：“你的手表，是不是这块？”女孩走过去一看，的确是自己的表，欣喜地捡起来说，太好了没有弄丢，谢谢您啦。

说完就朝门口走去，开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滕逊，滕逊也在用一种疑惑的眼神看着她。

“那我先走了，您不要加班到太晚啊，老师。”

化学老师没有说话，只是眼神更加疑惑了。

她和他都清楚，在剪刀组里他是从来不加班的。况且，每次她和小唯“下班”离开时，所有的化胶药水是合紧盖子放在墙角的柜子上的，由滕逊用一把小锁锁上，钥匙只有他自己才有。现在掉在地上的那一瓶药水，只有可能是他拿出来的。

南蕙突然意识到，方才滕逊带进来的那个包裹，看着是女士皮夹大小，其实和信件的尺寸也差不多。可是，学生的信件每天只有上午和下午两批，雷打不动，不会多也不会少——那么，滕逊刚才背着她和小唯，亲自检查的，难道是……

她心里一激灵，背着书包走进校门口的门卫室，佯装查看自己班级的信箱。老师的信箱就在学生信箱旁边，按照学科和后勤管理分类放着。她从外语组的开口式信箱里悄悄取出一封老师信件，正好是隔壁班外语老师的。信是本市寄出的，上面的接受邮戳显示是三天前。可邮局递送本市平信最多只要两天，按理昨天就该到了，就该被拿走了，昨天这个老师来上班的，今天却请假没来，找了南蕙的外语老师代课。

可它还躺在这里。实际抵达时间晚于理论抵达时间，完全符合剪刀小组的流程特征。

她把信飞快地放回去，确信正在听广播的门卫老头没看到自己的举动，便转身要走出去，却发现滕逊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门卫室的门口。剪刀小组的成员，平时都是不写信的，就算写信也是让对方寄到家里，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南

蕙此刻像其他普通学生一样站在门卫室的信箱柜子前，实在是个巨大的讽刺。

还好你没走……老师的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不像是对自己的学生，倒像是对着掌握了毕业论文大权的大学教授：我有点事儿，想找你。

女孩没有办法抗命，只能跟着他往教学楼走去。看着对方心事重重的背影，南蕙想，原来你也没有那么笨。

【二】最擅长的事

还是在教材研究室，办公桌上却比刚才还要狼狈：一杯咖啡翻倒在桌子上，杯子已经空了，流出的棕色液体染花了一张信纸。边上还开着台灯和一瓶438。

南蕙瞬间明白了面临的灾难：滕逊这笨蛋违反了不能带食品进入的规定，结果弄脏了正在检查的信件。更糟糕的是，根据她刚才的推断，这封信不是学生的，而是老师的信件。她拿起桌子上的信封，果然不出她所料，这是寄给高二年级副组长的信件，寄信人是他老家的亲戚。

谢天谢地，信封没有被弄脏，不然彻底完蛋了。她说。然后也不问为什么这是老师的信件，而是看了一眼信纸说，找一瓶英雄牌蓝黑墨水，一支钢笔，还有一打最普通的文稿信纸，学校小卖部里就有。

滕逊动若脱兔，几乎是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

他和南蕙都清楚现在必须重新誊写这封信。因为这是一封挂号信，不能像普通平信那样号称遗失然后把责任怪在的确不大靠谱的

国邮政身上。当然，要是把弄脏的信纸就这样放回干净的信封然后翌日交给副组长，那还不如滕逊和南蕙直接站在学校操场上大声宣布剪刀小组的存在。

滕逊搞墨水和信纸的时候，她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封信的笔迹，男人写的，且文化程度不高，有十好几个错别字，漂亮就更说不上，但还算好模仿，因为这样的字都大开大合不拘一格，没有形成很明显的文字风格。漂亮的东西往往就那么几个套路，丑恶的玩意儿往往千奇百怪，就是这个道理——另外文化程度不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写长篇大论，五六百个字就写完了。

南蕙一笔一画模仿那个大老粗的信文时，滕逊就一脸肃然地坐在边上看着，几乎是一动不动，恨不得连呼吸也不要，安静得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又像正在观摩一场重大而高难度的手术，或者一场重要而危险的实验，自己的随便什么动作就会影响到南蕙的发挥，然后两个人一瞬间灰飞烟灭。事实也的确如此，高二年级副组长素来以脾气火爆著称，连顶头领导他也敢对着吼三吼，是为数不多见的中年猛男。要是这封信出了岔子，引起副组长的怀疑，剪刀组很有可能在几天之后就不再存在了，而滕逊会另外找一份工作，比如在街边卖茶叶蛋和臭豆腐，或者和其他下岗的中年男子一样去开出租车。

结局太悲惨，滕逊自己都把自己吓唬住了。

终于，南蕙写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乡下的那位老兄连落款和日期都不写），呼出了长长一口气，直了直自己的腰背，然后双手抓住信纸，轻轻揉捏起来。一旁的滕逊大为紧张，以为是写砸了或者南蕙发神经病：你这是干吗？

南蕙已经不屑于去看他：那个信封一路风尘仆仆，被折出了很多皱纹，里面的信纸怎么可能像刚买来的那样崭新光洁、折痕整齐？

滕逊被她一提醒，看了眼皱皱巴巴的信纸

原件，这才恍然大悟地笑笑：怪不得，怪不得……

南蕙造假完毕，这才转向他：您还要继续检查内容么？

滕逊脸色泛红：……不要了，不要了……

女孩把信纸塞回去，用胶水封口：没事的话，我就走了，老师。

等下……滕逊拦住她，神色凝重地说：既然你今天都这么帮忙了，我也就不瞒你了。

学校共有教学类老师七十八名，其中有高级职称的占了将近一半，还有三名特级教师。外加后勤、行政职能工作人员，以及返聘的若干老教师，加起来刚好一百单八将。这一百单八将也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们那样，不是很容易就能管理好的。他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听话，或者表面上听话，背地里却对学校高层意见多多，甚至还会付诸行动，比如给教育局和市教委的领导写匿名举报信。

于是，学校高层就需要用一些特殊手段来查明，究竟是哪些喝饱了墨水没事干的家伙在给自己捣乱添麻烦。

做这种事，自然要极为心腹的人，滕逊就成了不二人选。

可惜，这个人选到底还是有点“二”，私查老师信件的事情没出几天就被南蕙发现了。现在，他只能自作主张地做了决定，即把对方也拉下水。

南蕙：拆学生的信，说到底是为了他们好——但拆老师的信不一样，完全是内斗啊，我没这个胆子牵扯进来。

滕逊苦笑：上面的命令，我哪敢违抗？再说了，你是学生，拆其他学生的信，我是老师，拆其他老师的信，大家都一样，都是在自己人搞自己人，中国人除了烧菜和乒乓球，就这

最擅长了。

南蕙认识滕逊这段时间，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最有水平，当刮目相看。

滕逊继续讲：我这人，你也看得出来，只能在实验室里搞搞药水，在副校长面前拍拍马屁、说说荤段子，这种特务，不，呃，安全防范工作，一点也不擅长。你看刚才就差点闯大祸。我们现在人手少，新的人手几时能进来还难说，小唯性格太软，关键时刻估计不大可靠。小邓就算不是高三，但他本来就很多老师很熟，不能跟他说这个，所以我只能指望你了。

女生知道还有一点滕逊没说出来，那就是她母亲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局级单位里面的处长，背景过硬，万一哪天出事了，还有这个身份罩着。

南蕙：我考虑考虑。

滕逊：我向你保证，这件事，就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南蕙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我还需要一项保证。

什么？

以后无论剪刀小组进来多少人，无论进来的是谁的皇亲国戚，必须是我说了算。

滕逊笑了，笑容中带着不自觉的臣子般的敬畏：一言为定。

〔三〕行刑队的子弹

第二日，她开始私查老师信件。

私查老师的信件和私查学生的信件一样，都有一个“名单”。名单之外的人享受着隐私不被侵犯的自由，名单之上的人被一个字一个字地解剖分析。剪刀组针对学生用的是白名单排除法，成绩特别优秀、长相特别丑陋的，都在名单里，

其信件不必检查。对于老师，则是相反，由高层钦定了十三个人的黑名单，都是明里暗里对高层心怀不满情绪的老师，或者派系斗争中的敌方分子。滕逊每次去取信，拿走的是所有老师的信件，但只拆这十三个人。

南蕙的语文老师也赫然在列。

拿到这封信她抬头看了滕逊一眼，对方解释：据说，去年她和副校长闹过不愉快，因为看不惯学校周末开设补课班，就给上面写了举报信……

南蕙若有所思：听说过，好像被教育局行政批评了。

嗯，所以，她到现在还没评上高级职称。

她是个好老师。

滕逊没说话，只是等着她有所动作。女孩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小心地将药水滴涂在信的封口上。和学生来信不同，老师所收到的信件里，公务信函之类的占了很大的比例，私人信件反倒不是很多。正因为如此，黑名单上的人的私信，在剪刀组看来才弥足珍贵。

这是一封私信。但是很蹊跷，没有寄信人的信息。

台灯照射半分钟后，封口干了。她戴上白色手套，把信封里的信纸倒出来，除了信纸之外还有两三张照片，上面是语文老师和一个男子的合影。她把信纸展开，阅读，然后脸色煞白。一旁的滕逊却像是猎犬发现了猎物般地兴奋，也不管自己有没有戴上手套，从她手里夺过信纸，只是飞快地扫了一眼，就被字里行间的敏感词汇震住了：

“……请你不要再接近我的老公，不要再写信或者约他见面，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要搞婚外恋，要勾引别人的老公，请去别的地方……你们以前恋爱过，但那是以前的事情了……为了我家庭的完整和美满，请你不

要再出现了……你我都是读过很多书的知识分子，我也不想让别人看笑话，所以现在写这封信给你……大家都是女人……我们的孩子已经三岁了……为了这个家，我会做任何事情来保护它，哪怕和你面对面……尽管我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这么鲁莽和冲动，你也是有工作、有单位的人……这是第一次警告，也是最后一次……不要逼我。”

随信附赠的照片，想来就是证据吧，那个男人和语文老师偷偷出去旅游的合影，然后不幸被妻子发现……

假如不是南蕙在场，滕逊真想吹一声口哨以示惊讶和欣喜。他干咳了一声，看看有些走神的南蕙，把信纸还给她：抄写下来吧。

第一次拆老师的信就有大收获，你果然是福星。他说。虽然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信息，但信纸上赫然印着红色的“第三钢铁厂”字样。写信人的字体娟秀，行文虽然有些激动，但遣词造句可以看出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应该是宣传科室之类的人。

而语文老师呢，今年三十一岁，两年前丈夫去世，没有小孩，却也一直没有再嫁——看来，是一直和自己的老相好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滕逊把三张照片拿在手上反复看着，最后留下一张两个人挨得最近、笑容最甜蜜的照片放进自己口袋里，剩下两张让南蕙等会儿放回信封。语文老师收到这封信时，一定是脸色死灰，然后可能还会把这两张照片烧毁。她绝对不会料到还有一张照片在别人手里，以后如果哪一天又和滕逊的幕后老板发生摩擦，也许这张照片的复印版本就会在学校里广为流传。

第三者，婚外恋，出轨，这些绝对是重磅炸弹，足以给上头一个满意的答卷。

抄写语文老师来信的那一段话，南蕙写得心不在焉，字也不如以往那么漂亮好看。她把信

纸和照片塞回信封，用胶水重新黏合好封口，外行人再也看不出它和新到的邮件有什么区别了。滕逊见她脸色不好，问，没事吧？

女孩摇摇头：没事。

滕逊虽然在剪刀小组的业务水平上不是行家，但每个成员刚开始做这个勾当，不，这个行当时会有心理问题，他还是多多少少了解的。私截信件就和开枪杀人一样，拿起枪射击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和射击一个你认识的、也许还每天朝夕相处的人，那种感觉大不相同。罪恶感，羞愧，内疚，厌恶，都会席卷而来。这就是为什么每天剪刀小组在工作时，拿进办公室的信件首先要每个组员全部浏览一下收信人，遇到自己认识、熟悉的收信人，这个成员就可以把它标出，交给别人来拆来看，自己则可以自我安慰说我没看过我好友的私人信件。据说以前枪毙逃兵的行刑队也是如此，五个人开枪，但其中一支枪里的子弹是空包弹。没人知道到底是谁打出了空包弹，每个人都可以自我安慰说，是我。

残忍之中的仁慈。

但南蕙这次没得回避，她是唯一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只有她一个人开枪，只有她一个人击中目标。

滕逊收拾好摘抄下来的文件，将438药水放进柜子锁好，想行使自己身为小组负责人的职责再安慰下属南蕙几句，比如“你不开枪，总会有人来开这一枪，比如我”之类的，却发现她已经走到了门口，连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

像个鬼魅。

南蕙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十分热闹。

根据官场的规则，除非领导生病，否则家里不会来三个以上的下属或者同事。以往每次登门拜访南蕙母亲的干部，最多也就两个人。

但这次，却来了四个人，有脸熟的，也有脸不熟的，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或者桌子边。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热情洋溢的轻松表情，不像平时上门求母亲办事时那样刻意的造作。

宛如一群即将出去春游的孩子，而母亲的那间书房，就像春游大巴的车门。

南蕙心里很清楚，大家都很开心，只有可能是母亲很开心。因为她是他们的领导，领导开心，手下就要跟着欢乐。领导阴云密布，手下人就要如丧考妣。凡是混得好的人，个个都是奥斯卡影帝。至于大家伙为什么那么高兴地齐聚一堂，南蕙用头发丝也想得出来：母亲升职了，也升值了。

看到南蕙回来，客人们立刻向女孩递来和蔼可亲的招呼声和笑容，但她却像看见空气一样完全无视，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保姆按照惯例给她端来牛奶、全麦饼干和水果点心，说：今晚他们要在外面吃，您想几点开饭？然后又小声补充道：李处长升了，副局。

果不其然。

南蕙撇撇嘴，说晚点开饭吧。然后就把保姆打发出去了。她拿起一块饼干，却毫无胃口。母亲终于又在仕途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四十一岁当上副局，前途不可限量，何况还是个女人。南蕙能猜中，不是她冰雪聪明，只是以前常有这样的情况：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处级……母亲就像一只精力充沛的蜗牛，在官场上孜孜不倦地往上爬，和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糟糕，最终同床异梦，不，最后连同床也很少有了。如今父亲索性不回家，就泡在他的摄影工作室里。她记得母亲从科级升到副处级时，自己只有小学四年级，那是家里第一次有那么大大小干部上门道贺，而且都很乖巧地没有带任何贵重礼物，只是普通的水果糕点。然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夸奖小南蕙聪慧漂亮，是学校里的大队长三道杠，以后肯定是学

生会主席，考上清华北大，然后去美国留学云云。

后来南蕙长大了，悲伤地发现，所有大人夸奖小孩时都是一个套路：乖，成绩好，干部，北大清华或者诸如此类的名校，最后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胜利大会师……她还发现，当初那些给她无限祝福的大人们，都不是真心实意地夸奖自己。他们或有求于母亲，或者和母亲属于一个帮派，有一些后来根本就成了母亲的对手，还有的因为某某事件而永远告别了官场。以前有个小科长，三天两头往南蕙家跑。后来眼见升官无望，便扔下公务员的饭碗，下海经商。有天南蕙念初中时在外补课，正好遇到那个叔叔。曾经一脸和蔼可亲的叔叔倒是认出了她是李副处的女儿，却把头别过去，一双鼻孔几乎要对着天空。

所以今天，她再也不会相信客厅里那些笑脸和奉承。

刚把吃了半块的饼干放下，母亲没有敲门就进来了：小蕙，回来了？学校里情况怎么样？

最后这句话说明，她已经很久没有过问和关心女儿的情况了。“学校里情况怎么样”和“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看似就差了几个字，实则有天壤之别，前者搞得像是巡视工作，责问学校领导一样。

“学校里很好，强制购买保险很顺利，食堂饭菜依旧可以喂猪，这个月检查学生信件让我们抓到了十几个赌博打牌、逃课玩游戏机和看黄书的小子，我还进入了小组核心，开始检查老师的私人信件，帮助副校长铲除异己……”

如果真要这么回答，母亲会不会当场爆炸？

南蕙：就那样吧，上课，作业，测验，开会。

母亲似乎知道就这种答案，也没兴趣多客套，马上开始自己的真正议题：前面你回家，

都没和叔叔阿姨打招呼啊，这样很没礼貌你知道吗？

南蕙就知道她的真实目的。其实这不是礼貌不礼貌的问题，而是新上升副局长的前任处长觉得，自己这才升官没两天，女儿就对着外人那么高傲冷漠，对那些“看着她长大”的长辈翻脸不认人，一定会在单位被人说闲话。新官上任，放不放火其实无所谓，但不能这么快就被传出负面议论。

他们上门是为了给你庆祝，又不是为我。

副局长有些诧异她的冷硬：难道你不替妈妈高兴么？

南蕙反问：你升了官，回家的时间又会减少，为什么要高兴？我在学校里做干部升职，您替我高兴过么？

母亲的回答完全是下意识：当然高兴。

南蕙：那你告诉我，我现在在学校里都有哪些职务？

母亲哑然。这个问题搞得在官场身经百战的副局长也措手不及。

南蕙：你升到副局，也就升职五次；我从小学一年级当中队长到今天，升职十三次，你替我庆祝过么？从我小学五年级升到红领巾大队长之后，你就再也没有问过我的职务变化。我当上班长，当上副部长，团支书，学代会代表，理事长，部长，还有初中主席团成员，你从来都不在意。你只知道你女儿是一个学生干部，成绩优秀，仕途坦荡，就和你一样——然后你就再也不关心了。

母女俩陷入沉默。

你能升职十三次，是因为我升职五次。母亲再度开口。

女孩毫不示弱：你升职五次，都是因为我爷爷的缘故。

这还是她第一次和母亲说话说得那么坚决、

那么理直气壮，宛如辩论队的最佳辩手。而她此刻的对手，昔日在大学里真正夺得过全学院最佳辩手称号的母亲，却一言不发，动作缓慢地转身走向门口。

“你真是像极了我小的时候。”

这是母亲那天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轻轻带上门。独自留在房间里的女孩知道，就凭最后这句话，刚才的小小辩论赛，母亲输了，她自己输了。于是她就那样呆坐着，既不打开书包，也不去动那杯快要冷却的牛奶，尽管她现在很想把杯子砸碎在地上。几分钟后，外面的人终于都一股脑儿地走了，清静了，她才出门，拿起客厅里的电话拨了个号码。

她需要放松一下，需要一个是非圈子之外、和一切阴谋无关的、单纯的人来陪她。

只有他最合适。她心里想。

(四) 因为公平

陈琛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

投影仪里放的电影《廊桥遗梦》是风靡美国引起轰动的爱情大片，但实在不符合他的胃口。他喜欢看科幻片、动作片、侦探片、战争片和武侠片。自导自演的男一号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个老男人，风度翩翩，但不像007那样行走在谍战生死线。梅丽尔·斯特里普五官很好看，可她演的是家庭主妇啊！家庭主妇！要看家庭主妇，回家看自己老娘就可以了……用得着这么大的一块投影幕布和立体声音响的奢华配置么？

但他不想抱怨。

和南蕙待在一起时，他从不抱怨。再说，南蕙主动约他周末出来，一定是又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女孩此时此刻正专心地看着录像

带，认真的劲头不亚于在钻研全真考卷上的加分试题。他们现在身处的放映室，其实是闹市区一家咖啡吧的三楼。1995年，星巴克尚未入驻中国，国内的大部分咖啡厅都装修得像国营西餐厅，有着火车软座型的座位，以及味道永远不怎么正宗的现磨咖啡，价格却足以令普通工人咋舌止步，来光顾的都是一些港台生意人、外国人和外烟贩子，更不要说高中生来消费。但陈琛的表哥是这家咖啡厅的合伙人，所以他们可以经常来玩。咖啡厅的一楼是沙发座，二楼是包厢，三楼顾客止步，是给老板的朋友聚会或者看看电影用的，所以有专门的录像带机、投影仪和幕布，还配置了立体声音响。南蕙初中时就跟他来过，已经很熟了，有时候遇到走迷路到三楼的老外，还能说几句英文和对方练练口语——在90年代中期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好不容易看完135分钟的爱情大片，陈琛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说到底，就是一个要不要为了第三者而抛弃家庭的故事嘛，也拍得太细腻了。接下来又换了一盒带子，《辛德勒的名单》，两年前的片子，全黑白的，严肃而深刻。而他身边的女孩依旧像座雕塑一样静静地看着，投影的光线通过幕布又反射到她身上，她的曲线轮廓也变得黑白分明。

这部片子据说看了会很消沉，要不要换一部？他试探地问。

女孩摇摇头：不用。

好歹开口说话了。他想，还是个不错的征兆。沉默无语的南蕙，总让他觉得很诡诞，虽然她一说话，十句里有五句会很毒舌。

邵老师的事，你听说了么？

她点点头：嗯。

邵老师就是南蕙的语文老师，前天开始就没来上课，都是其他老师代的课。据说是生病了，在医院，但却不让学生去探视，也不告诉他

们到底是哪家医院。所以学校里悄悄流传着另一种说法，邵老师不是生病，是吃了太多安眠药。至于服药过量的原因，都不太清楚，有人猜测“绝症说”，因为她身体一直不算很好，也有说“为情所困”，被一个做生意的男人抛弃了。

陈琛一声叹息：一个好老师啊，当初……

南蕙用眼神阻止了他的叙旧，声音很轻，但内力十足：你还让我看电影么？

男孩耸耸肩，住了嘴。

陈琛本来想说的是，当初南蕙在初中部做同桌的卧底那次，同桌在小弄堂里拿着钢棍伏击南蕙，幸好陈琛及时赶到。但他的手腕在搏斗中被路边的建筑垃圾竹篾片子划伤，而且伤口很深，血流如注。陈琛当时真是明白了割腕自杀者的痛苦。伏击的那小子其实胆子也小，拿钢管吓唬身材娇小的女生可以，和男生真刀真枪玩命就不行，一看陈琛的手腕，吓得脸色苍白，赶紧撒丫子逃离了现场。

南蕙还算镇静，连忙拿出自己的手绢给陈琛包扎伤口，然后陪他去医院。刚走到弄堂口，就遇到了当时刚下班的邵老师。邵老师不教初中，但认得初中部的校徽，看到两个面无血色一脸惊惶的学生从弄堂里走出来，还以为遇到了打劫的小混混。待问明情况，她马上就用自己的男士自行车一前一后载着两个小家伙到最近的地段医院去了。挂号，清洗伤口，缝针，打破伤风，都是邵老师垫的钱。陈琛的父母当时还专门去邵老师家登门道谢。

后来两个人直升进了高中部，看到邵老师都免不了要亲切地打招呼。但很快，熟谙高中部水有多深的邓巴墨就提醒她，邵老师和学校高层“不是很合拍”，部分管理人员一直觉得邵老师脑子一根筋，原则性强过了头，所以不